

代天子立言

唐代制诰的生成与传播

朱红霞◎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代天子立言

唐代制诰的生成与传播

朱红霞◎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代天子立言:唐代制诰的生成与传播/朱红霞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704-1

I. ①代… II. ①朱… III. ①人事制度-官制-文书
-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2330 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封面设计 小 新

代天子立言:唐代制诰的生成与传播

朱红霞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4 字数 220,000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704-1/I·1658

定价 45.00 元

序 言

朱红霞博士毕业多年，在不算太理想的学术环境下始终坚持学术研究，实属不易。在毕业十年后，终于将原来的学位论文增删定稿，即将付梓，嘱序于我，自不容推辞。

红霞本科就读徐州师大（今江苏师大），学习踏实。硕士在西北师大，导师有胡大浚、伏俊琰和郝润华等教授。胡大浚教授治唐代文学，尤其边塞文学，学有专长。伏俊琰教授的敦煌学研究也是颇有建树。郝教授近年调往西北大学工作，来往较多，她对唐诗及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卓有成就，故他们指导的学生治学认真，根底良好，自不待言。红霞的硕士论文研究宋之问文集的版本，做得很认真，当然合格，但进入博士以后，我总希望与先前的学习研究应该有根本的不同。或者说，我一直认为年轻学人在博士阶段之研究，应该有大的框架与格局，可以做出不同时尚的论文，同时也有长远的开拓空间，可以为一生的学术生涯奠定基础。同时，也要本人对选题有兴趣，乐于挑战自己，勇于攀登高处。与红霞反复讨论了好几个不同方向的选题，她也将基本材料略作梳理，最后选定以唐代制诰为中心的文学研究。

这个选题无疑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所谓制诰，简单说就是王言，即以皇帝名义发表的国家文书或行政命令，有很大的权

威性，起草的过程也很复杂，所涉范围则包含面极广，无论时间跨度还是内容所涉，皆是如此。虽然一般认为制诰一类文体的文学性似乎不很强，但因其流布面广，有时也能极有感染力和煽动性。更重要的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历来是一般文人梦想的人生最理想境界，即便李杜，又何曾免俗。而一旦跻身其间，对一时文学之号召、组织、协调、评鹭，影响都会很大。就另一方面言，就文学研究来说，前人的系统研究还很少，但就历史学来说，在红霞着手以前，已经有了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唐代公文书研究》、《唐代官文书研究》，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等出色的著作；在红霞经手期间，傅璇琮先生《唐代翰林学士传论》两册陆续出齐，在可作适当参考的同时，也给她提出严峻的挑战。在梳理清楚有关制诰制度及存世文献，并总结前人研究情况后，红霞将研究中心放在唐代制诰在三省之间的传播运行，结合文史研究的方法，重点对制诰草拟主体，唐代中书舍人的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此外，也试图对唐代制诰文的文学性以及代表作家的制诰文做专门研究。同时，对唐代制诰文的著录、保存和整理进行文献学的研究。

可以说，本书已经很好地完成预定的研究计划，充分参取前人的已有成就，融会贯通，系统论述，详略得当，频有新见，足备一家之言。我特别赞赏其中有关内外制分工的论述。对唐一代曾任中书舍人者之详尽罗列，也是在旁无可据情况下据第一手文献汇录而成。对不同职位、不同场合，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草诏的具体措施，以及学士承旨后的草诏要求，也都有深刻分析。对制诏流布与保存的研究，构成本著另一段较有意味的论述。在尚无快速通讯设备和新闻媒体的情况下，重大事件如何尽快下达到各个层级，并保证贯彻实行，确实很值得探讨，本书的披述也足

以满足读者的相关要求。至于制诰的文学研究，本着从用典、词章及内容感人等方面分析，也能抓住重点。对代表作者仅列举燕许大手笔和陆贽为代表，谈得很到位，但同时也感到未能充分展开。留一些遗憾，可以今后弥补。

我一直觉得，文史融通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一定可以是唐代历史、文学研究共同的热点。其实不要我说，许多学者都已经做得很精彩。治文学或历史的学者，虽然各自因为专业立场和关注差异，在最终成果的表达形式上可能各不同，但其实是谁也离不开谁。今人说到唐人文章，喜欢称为散文，其实很难概括唐一代文章的全貌。所谓六经皆史，在唐代研究中，正可以说所有诗文都是史料，所有史书也各具有文学价值。如果以《旧唐书》与《全唐文》来比较，前者是以唐国史、实录为主要依据，改写而成的一朝正史，可以说依据唐人认识，将一朝史事记录下来，是否准确恰当，自然需要学者比读其他文献来审定。《全唐文》及其各类赅续著作所存唐人文章，总数已经超过四万篇，几乎所有都是唐五代人当时当地因为某些特殊因由而写作，无论其地位、时机、缘起如何，所记都是具体的人和事，是历史过程中的特定记录，正好可与正史互补互参互证。现代学术，在文本精确与解说深入方面，确已超迈前代，因而得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生活在现代，又如何可以准确地将历史与文学分切清楚呢？朱红霞的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唐代应用文研究，做的人很少，几乎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从敦煌所出刘鄜《甘棠集》来看，节度使从受任命开始，幕府即有广泛的社交联系，朝中从宰臣以下各路大臣都需要致谢问候，而邻近乃至遥远的节帅也需要问候送礼，不同节令、不同身份的人问候的语气与分寸都应有适度拿捏，千万不可随意。从敦煌书仪看，民间四时八节的人际交往与互相问候，也十分普

遍。科举考试中之试诗赋，乃至应制举时的试策，也已经有许多人作过探讨，只是非常优秀的研究还不多。比如出题的规范与应试者的准备，各以何一范围来划定，作品之优劣评定，又各遵循哪些原则，最优秀的作品又各有哪些细节讲求，探讨清楚都会很有趣。再如铨选试判，是考察文学优异进入仕途者的办事能力，存世作品很多，类型也很丰富，比如一种可以称为范判，如张鹭《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甲乙判》皆是，为供人学写判词的标准文本；再为拟判，从古书中取事或假设案情，然后代拟判文，性质与前相近；三为试判，《文苑英华》所存，大多为吏部试判的或选作品；四为戏判，即游戏之作。还有其他各类作品，难以完全分类。再如人际交往间的应酬或联通声气的作品，书札启状，箴戒表告，也有许多种之多，各自有各自特殊的使命。又如丧挽类作品，大约占全部存世唐文的三分之一，也很值得作系统的分析。

当然，包括制诏在内，唐代各种应用文的阐释解读，今后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展开。唐代是骈散兼行的时代，虽然一般来说骈文在表意说理方面不如散行的古文来得清畅明白，但陆贽的骈文则表明，骈文一样可以写得语气畅达，情感动人。而从另一立场来说，无论写制诰或墓志，如果遇到事态复杂难以表述时，恰好可以利用骈俪用典撑起的迷罩，将难言之隐妥当地说清楚。当然，这对今人解读也造成很大的困难，笔者至今仍不敢说在这些文本阅读方面已能胜任，对一些年轻学人来说，可能困难更多。

就制诰来说，我愿意更进一步提倡要加强文本解读，特别是影响最大的那些大赦文书。唐人无论皇帝即位、南郊、立太子、平定叛乱等缘由，近三百年间曾实施大赦约一两百次，每一次赦书的内容都极其详尽，从大赦原因说起，然后将内外政策及其变化事无巨细地详说一遍。近年的感觉，这些文书更像现代某次大

会后的政策宣示。总有些感觉，这些赦文的形成，更像是一项系统工程。前面的说明赦由的文字，大约是学士或舍人起草，后面条条块块的政策宣示，大约由各职能部门拟定。而这些新政赦目如何贯彻，似乎还有进一步的条流与分疏，并限时落实。我曾有将唐人赦书全部校订的想法，后来耽搁。这里所谈，正是当时的一些想法。

还记得八九年前，与已故朱维铮先生曾有段谈话，不记得什么缘由，他说历代文人为皇帝起草的文书，谁敢把它收到自己文集中去，我立即表示不赞同，认为唐宋两代都是鼓励收录文集，诏书签发过程中，包括起草人在内所有当事官员都要签字，承担责任。有些洁癖者如令狐楚，坚持王言不入私集，但官方并无限制。若欧阳修出院时，院吏已经将他所有在院起草文书，打包装袋，请他带走。欧集中的内制集、外制集即如次编成。朱先生听后，立即表赞同，并表示即此可知中国古代历史是越往后来越走向专制的，并鼓励我能将此意写出来。恰巧为红霞研究唐代王言的专著作序，述此以备掌故吧。

红霞现在任职的学校远在上海南郊，离市中心很远，课务又重，不知红霞今后能不能再开拓新的课题。无论怎样，总应给她鼓励和支持。承她委托作序，仅将我之所知写出，聊供参考。

此序。

陈尚君于复旦光华楼

2017年7月8日

绪 言

制诰，即皇权政治时代君主的旨意，是当时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唐代自然更不例外。唐朝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要时代，对前代有很多继承总结，也确立了自己的典范供后代继承。制诰在国家制度之命的意义自是非常重大。举凡国家重大的制度之命、人事任免等等事件都是通过发布制诰的形式来实现。因此，制诰作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等内容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我们研究唐代历史和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研究唐代制诰，也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们首先论述一下制诰制度以及制诰文体的历史。

一、关于制诰的历史

《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这段话表明，在周代已经产生掌管邦政的职官。建邦需要发号施令，所发文字即为王言，《文心雕龙·宗经》

篇云：“诏册章奏，则《书》发其源。”其中，“诏册”即君主向下发号施令的文字，“章奏”则是臣子下达于上的文字。这句话指出了制诰文形式和规范的最初源头。的确如此，《尚书》中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书从题目和内容来看，就是古代的命书，也即制诰文。这些文书给后来的制诰文书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提供了一定的范式。

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对“人君辞诰”的重要性亦有所云：“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左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几，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①

古代君王由于总管万机，所发号令很多。有用来设立教条以驾驭下民，有用来介绍礼仪以侍奉神灵，有用来向外宣威，有用来对内敷和。由于其意义牵动枢机，事关荣辱，而且，由于君举必书，故不可不慎。所以，君主要做到辞不苟出，欲法令昭明，则必须言行谨慎，以身作则，为天下作范。这段话不仅指出《尚书》是人君辞诰的典范，而且指出辞诰的类型和重要性，使得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古代辞诰的作用和意义。

唐代元稹在《制诰自序》中也说道：“制诰本于《书》。《书》之诰、命、训、誓，皆一时之约束也。自非训导职业，则必指言美恶，意明诛赏之意焉。”^②元稹在文学史上是以诗人著称，也曾经草拟过制诰，并且对制诰文也有过文风改革，所以对制诰文渊源所自自然体会甚深。这些资料都说明了《尚书》作为制诰源头的

① 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② 《全唐文》卷六百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地位和制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古代的王言。在《尚书》中，王言的类型可以分成很多种，我们这里统一以“制诰”代称之。制诰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涵义。广义的制诰指皇帝、皇后、太上皇以及太子所发出的命令文书。如《旧唐书·睿宗纪》载，睿宗景云三年传位太子李隆基后为太上皇，即自称其处分事曰：“诰”、“令”，皇帝处分事曰“制”、“敕”。狭义的制诰就是指皇帝之言。

每个朝代都有制诰制度，制诰文也随之有一定的变化。《文心雕龙·诏策》篇列举梳理了“诏策”从先秦发展到晋的过程，其文云：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宸，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诏诰百官，制施敕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诗》云：“畏此简书。”《易》称：“君子以制数度。”《礼》称：“明神之诏。”《书》称：“敕天之命。”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习秦制也。记称丝纶，所以应接群后。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诰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孝宣玺书，责博于陈遂，亦故旧之

厚也。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和安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凯《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也。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互管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肯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①

从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刘勰列数了从轩辕唐虞到晋以来，“诏策”这种文体的发展过程，可见历朝历代，君主对诏策都非常重视，并且制定了一定的诏册制度，可见诏策的“体宪风流”。这既是对诏策的发展历史的梳理，也是对制诰文体的一次理论总结。

从这段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到，汉代是制诰制度建立非常重要的时代，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汉代定仪则”。东汉蔡邕《独断》一书中就专门把制诰文书分成策书、制书、诏书和敕书四类，分别讲述了四类文书的含义和形制等问题，可以说是汉代制诰文的一次全面总结。而“仪则”的确定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具体可以参看《天子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两汉魏晋南北朝

^① 刘勰撰，范文澜校注：《文心雕龙校注》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为中心》^①一书对汉代天子文书制度的历史梳理。

关于唐代制诰制度，最重要的文献自然是《唐六典》，这是一部研究唐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文献，其中对唐代制诰是这样表述的：“王言之制有七。”即册书、制书、慰劳制书、论事敕书、发日敕、敕旨、敕牒七类。《六典》先对王言从内容上做了分类，随后论述了王言发展到唐的过程，并且列举了七种王言的内容和使用范围等情况，是我们研究唐代制诰类型的重要参考。这七种王言是研究唐代制诰的重要内容。其实王言还有很多其他类型，比如铁券、御札等，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会有论述。

二、唐代制诰的研究史简述

唐代制诰的编集、研究从唐代就开始进行了。如唐玄宗命令草拟制诰的高手苏頔，将其所作制诰文题名编集，此后草拟制诰的人员对所做制诰的编集就渐渐多起来，比如陆贽的《翰苑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中的“中书制诰”、“翰林制诰”两类。另外，唐代还编有多种制诰的总集，如《太平内制》、《王言会最》等等，我们从《新唐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目录可以看到诸般记述，这些总集对保存和研究唐代制诰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当时记载翰林学士的文章和翰林学士壁记也可以说是制诰研究的重要参考，如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李肇《翰林志》和元稹《承旨学士院记》等等文章，对研究翰林学士这个重要的制诰草拟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由这些记录的翰林掌

^① 李浩著：《天子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两汉魏晋南北朝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故、翰林学士名录可以看出，翰林学士的设置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宋代对唐制诰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唐代制诰的整理。这主要就是编集了《文苑英华》和《唐大诏令集》两部大书，这两部书保存了唐代大量的制诰文书，对于我们研究唐代制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第二就是宋代的笔记中记载和编集了很多有关唐代制诰方面的资料，著名的就是洪遵的《翰苑群书》、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等等。

元代对唐代制诰的研究值得一说的有王恽的《玉堂嘉话》，该书记载的有关翰林之事以及收录的文章对唐代制诰非常重要。

明清对唐代制诰的研究主要是编集和刊刻了大量唐代言人的文集，包括很多制诰集，这对保存和流传唐代制诰贡献也非常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大型总集《全唐文》的编纂，该书收录了大量唐代制诰，而且，以人为类，可以让我们了解唐代制诰的作者情况，是本书研究唐代制诰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近代以来，研究唐代制诰的情况比较复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对唐代制诰的补遗和制诰集的整理

比如李希泌的《唐大诏令集·补编》，补了唐代制诰四千多篇，汇集和整理了唐代制诰更加翔实的资料。然后就是对一些制诰大家的研究和文集整理，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就是对陆贽文集的整理，如刘泽民《陆宣公集》、王素《陆贽评传》和《陆贽集》的研究和整理。

（二）对制诰的历史学研究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唐代制诰是学术界研究唐代制诰的主要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其一，是公式研究。这方面日本的研究比较深入。如仁井田

陞的《唐令拾遗》，对唐代的令式进行还原。关于制书式、制授公式等等，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制造在中枢机构运行的研究非常重要。中村裕一的《唐代制敕研究》、《唐代公文书研究》、《唐代官文书研究》三部著作也是重在对唐代应用文书的总结和公式还原。其中，《唐代制敕研究》一书，1991年东京汲古书院出版，共五章。该书从公式的角度复原并解释唐代文书，主要依据的是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碑刻史料，并和传世文献相佐证。该书将唐代制造文书分为制类和敕类，制类包括制书（诏书）、慰劳制书，敕类包括发日敕书、敕旨、敕牒、论事敕书、手敕、墨敕、口敕等，此外，还有玺书等等，是一部系统研究唐代文书和公式的专书。

其二，资料性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代表作有池田温《唐代诏敕目录》，该书从史书中钩稽材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编排，使我们对有唐一代制造的数量和发布时间等有了总体了解，是研究唐代历史和唐代制造非常重要的资料。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两种是对唐代翰林学士人数和任职情况研究的力作。傅璇琮先生《唐代翰林学士传论》一书，则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对翰林学士这个唐代制造草拟者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是唐代制造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其三，研究专书和文章。如毛蕾的《唐代翰林学士》，刘后滨的《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谢元鲁的《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等历史学研究的专书，从不同方面涉及唐代制造的有关问题，甚便参考。

单篇的历史学研究文章也有很多，从各有关方面涉及唐代制造的问题。如《唐后期中书舍人草诏权考述》^①一文，论述到唐后

① 张连城：《唐后期中书舍人草诏权考述》，《文献》1992年2月。

期中书舍人草诏权的变化，同样的文章还有《唐宋的知制诰》^①。对草诏的另一群体知制诰的情况的研究，如《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②、《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③等等。另外，关于制诰文本和制度的文章有《论唐律和制敕》^④、《唐代公文制度研究》^⑤、《唐宋时期诏令文书的主要类型》^⑥、《铁券制度考略》^⑦、《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⑧、《唐代公文处理制度考略》^⑨、《陆贽及其在文书史上的地位》^⑩等等。此外，与制诰相关的文章有《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⑪、《唐代“飞驿”制度》^⑫、《论唐前期内朝对相权的分割及影响》^⑬等，这些文章的分析使得唐代制诰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三）对唐代制诰文学和文献研究

傅璇琮《唐代翰林学士传论》中有《唐代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一文，论述翰林学士和唐代文学的关系，也论述到制诰文的文学性因素。此外，研究文章，如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⑭，以及郑立戎《治乱之龟鉴，政论之典范——论陆贽的骈

① 张东光：《唐宋的知制诰》，《文史知识》1993年第1期。

② 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③ 许辉：《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常德师院学报》（武陵学刊）2000年第3期。

④ 王立民：《论唐律和制敕》，《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2期。

⑤ 张启安：《唐代公文制度研究》，《档案学研究》1997年第4期。

⑥ 杨果：《唐宋时期诏令文书的主要类型》，《文史杂志》2000年第2期。

⑦ 王雪玲：《铁券制度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

⑧ 赵雪娥：《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⑨ 赵豪迈：《唐代公文处理制度考略》，《唐都学刊》2002年第4期。

⑩ 张金涛：《陆贽及其在文书史上的地位》，《光明日报》1997年12月2日。

⑪ 杨果：《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光明日报》1999年6月4日。

⑫ 邓沛：《唐代“飞驿”制度说略》，《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

⑬ 程宇才：《论唐前期内朝对相权的分割及影响》，《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⑭ 《论“燕许大手笔”》，《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1月。

体奏议》^①等文章，都是从文章角度总论，而不是专门论述制诰文的成就。可以看到，关于唐代制诰文的文学研究的文章比较少，而专门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就更少。

从以上研究情况简述可以看到，唐代制诰的历史学研究目前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如对唐代制诰的分类问题，能够不囿于《唐六典》的成说。再比如通过实物和记载复原唐代的文书公式等等，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制诰的分类以及制诰在唐代三省之间的运行有很大参考作用。但是，制诰的历史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比如同为制诰草拟的重要作者，翰林学士的研究较多，中书舍人则相对不足。此外，对制诰文的文学、文体学的研究则相对于历史学研究更加薄弱，几乎还没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论到制诰文的文学特点和文体分析，而我们知道，制诰文实际上更是大手笔的文章，文学性很强。

有鉴于此，本书拟对唐代制诰在三省之间的传播运行进行系统研究，并结合文史研究的方法，重点对制诰草拟主体——唐代中书舍人的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另外，对唐代制诰文的文学性以及制诰大家的制诰文做专门研究。最后，对唐代制诰文的著录、保存和整理进行文献学的研究。

以上是对制诰的历史回顾和制诰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构想的综述，由于唐代制诰研究是一个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等等方面内容的庞大系统工程，本书努力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做深入研究。但限于才力，浅陋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诸君指出错误，明以教我。

① 《治乱之龟鉴，政论之典范——论陆贽的骈体奏议》，《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